

刘健屏 杨守松 著



生活，对强者微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生活, 对强者微笑

刘健屏 杨守松 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妙 夫
插 图：晓 龙
责任编辑：李肖波

生活，对强者微笑

刘健屏 著
杨守松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42 印张2 10/21 插页3 字数40,000 印数 0,001—8,400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 10318·36 定 价：0.27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苏州中学十四岁的女学生姚珧，在一次跳高训练中，不慎发生第一、二颈椎脱位1.4厘米的严重折伤，再差0.1厘米，就将损及中枢神经而死亡……十四岁，是一个充满阳光、欢笑和幻想的年纪，而笼罩在姚珧头顶上的，却是层层可怕的阴云以及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。在这场严峻考验面前，姚珧同学又是怎样想、怎样做的呢？让我们循着她的足印，追溯她那不屈不挠、可歌可泣的事迹吧……



每个人都象一叶小舟，一生下来，就在人生的大海里航行。

湛蓝的海水，翻飞的白鸥，温润的清风，远航的银帆——呵，美丽的大海！

大海，托起一轮红日，海面上云蒸霞飞，溢金流彩。它敞开宽广的胸怀，展开娴静的笑脸，把人生的小舟，平安地送往幸福的彼岸……

然而——

大海，会永远风平浪静吗？

小舟，会永远一帆风顺吗？

大海也是孩儿脸。

它时而温驯、平静，楚楚动人；

它时而凶猛、暴戾，恶浪千层……

小舟，你怎么办？

面对滔天巨浪，你发抖了，害怕了，
你面如土色、惊慌失措了？

不。

小舟是勇夫！是强者！是猛士！

波涛滚滚的海面上。在千舟竞发、银帆万点的行列里，有一叶小舟，面临着被风浪吞没的危险，依然那么顽强，那么勇敢……

那是谁？

——她就是姚珖。

亲爱的同学，在你的航程中，你遇到激流了吗？你遇到漩涡了吗？灾难和不幸突然降到你身上了吗？

呵，你看看姚珖是怎样挥动双桨，怎样扬起风帆，怎样搏击风浪的吧！她会启发你思索，她会鼓起你前行的力量。

看——

大海里，有一叶小舟……

在风光明媚的太湖之滨，在景色秀丽的阳澄湖畔，有一座玲珑剔透的古城——苏州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

苏州以匠心独运的园林建筑闻名于世。拙政园、狮子林、沧浪亭……无不是精美的艺术珍品。如果说苏州园林甲天下，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

苏州，是一座水城。它被一条一条的小河切割着，又被一座一座的小桥联结着。它是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托起的一颗灿烂的明珠！

一九八〇年初秋。苏州中学的紫阳楼下，有一串特别欢快的浪花。

她们穿着崭新的连衣裙，象刚出水的鱼儿似地活蹦乱跳，又象一群鸟雀似地叽叽喳喳。说不完的暑假见闻，道不尽的别后思念。你抱着我转圈圈，我搂着你说悄悄话。不知谁大声说了一句俏皮话，立刻

引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；又不知谁搔了一位同伴的痒处，对方立即反攻，于是，你追我逐，扭成一团。从背后看，她们都象一只只彩蝶，翩翩起舞；从前面看，又象一朵朵鲜花，艳丽无比。

呵，笑不完，亲不够。就连她们脚下的一双双花红柳绿的塑料凉鞋，也快活得不不停地叩击着地面，为这动听的校园晨曲平添了欢快的节奏。

开学了，上初三了！

多么开心，多么幸福的一群少女啊！

突然，有人高声说道：

“哎，诗人！暑期你又写了什么大作了？”

被称做“诗人”的小方，听见叫声，赶忙想躲避。

可是，来不及了。同学们“呼”的一下朝她涌去，把她紧紧地围在当中。

“小方，快念念你新写的诗吧！”

“快念呀，诗人！”

小方脸上泛着红晕，推了推眼镜架，也不再忸怩，充满激情地朗诵起来：

生活是一首诗，
少女是诗的花苞。
生活，
向我们敞开幸福的大门；
我们面对着生活，
真情地微笑……

多么好哇！在这样的时候，在这样的地方，生活不就是一首诗么！

可是，当她们在尽情地欢乐的时候，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她们中间总好象缺少点什么。

到底少了什么呢？

少了一张笑脸，少了一串笑声？

她们寻找着，但一时又没能找到。

“谢蒙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忽然，有一位同学叫了起来。

在这一群少女中，谢蒙是唯一没有笑的人。她躲在走廊的楼柱背后，低声地抽泣着，听见女伴在喊她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

同学们都愣住了。

怎么回事？新学年刚开始，大家不知该怎么个高兴才好，可谢蒙为什么竟这样悲伤？

谢蒙，生着一副白净而秀气的脸蛋，笑一笑，腮边的小酒窝便漩起道道涟漪。平时，她是班上笑得最美的一个，可现在，她却哭得这样的伤心！

呵，谢蒙，谢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快说呀！

“她……”谢蒙抽噎着，越是急，越是说不清楚，“她，她不能来了……”

唉，真急死人！你说呀，你说谁不能来了？

象个大姐姐似的班长小张，冷静地在同学中间寻找着，一个个地点着名：

“方怡敏，施蓉芳，沈蕾……姚……”

“姚姚！”女伴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

是的，姚姚！全班二十二个女同学，二十一个都报到了，就剩一个姚姚。同学们想起来了，怪不得刚才总好象缺少点什

么，要是姚珧在的话，她一定是最快活的一个，一定是笑得最多最响的一个。

姚珧，出了什么事？

“她，她不能来上学了……”谢蒙好不容易止住眼泪，向同学们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。

不，这是不可能的！姚珧那么活泼开朗，那么幽默诙谐，她怎么可能不来上学呢？我们这个温暖的亲密的集体，又怎么可能没有姚珧呢？

“她现在在上海瑞金医院，生命非常危险……”

什么？同学们一下子惊呆了。

“还记得今年春季校运会的事吧，姚珧在进行背跃式跳高训练时，觉得头颈象被刀扎似地折了一下，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，四肢发麻……”

大家都想起来了，那些天，姚珧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还说看黑板上的字觉得模糊。可她不是还坚持着上学吗？

“就在那一次，姚珧的第一、二颈椎脱位1.4厘米，再差0.1厘米，就要损及中

枢神经而死亡……”

死神离姚珧那么近，同学们一个个瞪大着眼睛，吓得裹住了舌头。

“医生说，要动大手术，”谢蒙竭力克制着，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，“先要在头上用电钻打两个洞，用钢卡卡进去，系上钢索，再吊上一个好几斤重的铁锤作颅骨牵引……”

同学们的心，一下子都蹦到了嗓子眼上。

“还要在颈部开一刀，切下腰间的一块骨头移到脱位的颈椎上，用不锈钢丝捆扎……”

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空气紧张得象凝固了一般。

“而且这种手术很危险，这家医院只做过两例：一例，在手术台上当场死去；另一例，引起全身性的瘫痪。姚珧她……”

谢蒙抽泣着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刚才那么欢乐的一群少女，顷刻间，被悲痛和忧伤的阴影笼罩了。有的已嚤嚤地哭了起来。

她们在心底里呼唤着：

“姚珖，亲爱的姚珖！你可要挺住！
你可要回来啊！”

二

姚珖，正静静地躺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床上。

她生有一张圆润而清秀的脸庞，平时唇角边总浮着甜美而幽默的微笑，那细长的眼睫毛下，忽闪忽闪地亮着两只会说话的眼睛——顽皮中包含着执着，活跃里又闪耀着聪慧。

可此刻，她呆呆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，一动也不动，象一尊毫无表情的雕塑。

她是在默默地沉思，还是被吓懵了？

呵，她太年轻了！

她才度过人生的十四个春秋，生命之花正含苞怒放，生命之树正绽芽吐绿，生命之船正开始它的航程，就在她这如花似玉的年代，死神却无情地叩击着她生命的

大门……

这一切，来得是那么突然，又是那么严酷！

当医生刚把确诊情况告诉她时，她笑了：

“您骗我。”

医生无限惋惜地叹了口气。

“医生，您是骗我吧？”

医生默默地摇了摇头。

“不！”她心头一紧，脸色唰地白了。她从医生的神色里感觉到了病情的真实性和严重性，她紧紧地抓住医生的手，大声说道：

“不，不会的！我那天跳高不过是摔了一下，不过就是有点儿疼……三个月也过去了，难道……难道还会这么严重，这么……好医生，您说，您是跟我开玩笑，您说，您刚才告诉我的都是编的……医生同志，求求您，我……我才十四岁！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我要上初三了……”

泪珠，在她的眼眶里簌簌颤抖着。

她多么希望医生会“扑嗤”一下笑出

声来——哪怕就是微微地一笑，那就说明他是在开玩笑，她就什么也不要紧了。可是，她又分明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“姚珖，”在病人面前很少动感情的医生，面对这个可爱的少女，声音也不由得发颤了，“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……”

“妈妈！”

姚珖扑在妈妈怀里，失声哭了起来。

“孩子，别紧张，别害怕……”妈妈竭力保持着镇静，“医生说了，只要努力，会好的……”

可是，姚珖一句话也没听清楚，一个字也没听进去。她惊慌得不知所措，恐惧得全身抖索。就象一只小兔子，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群凶恶的狼包围了，于是，就没头没脑地到处乱窜……

一阵猛烈的惊慌之后，又象被抽了筋似的，她浑身都酥软了。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那一双活灵灵的眼睛变迟钝了，那嘴角边的微笑不见了，那一张红扑扑的圆脸被蒙上了浓重的阴云……

她没有吃一粒米饭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……这是一片热情的邀请声：

“姚珖，今天到我家去吃午饭。”

“不，到我家去，我家离得近。”

“不，还是到我家去，我妈今天轮休，正烧了好菜呢！”……

七九年春天，姚珖全家从成都调往了苏州。当她胸前挂着钥匙，象男同学一样斜挎着书包，来到苏州中学初一（8）班的时候，同学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欢迎着她。她说着不很标准的普通话，用一双充满好奇、带着笑意的眼睛，打量着每一个人，当别人用苏州话与她交谈时，她就怔怔地望着，就象是听外国话一般。

“姚珖，我来教你苏州话，好吗？”
与她家紧邻的谢蒙拉着她的手说。

“好的。”姚珖颌首微笑着。

“‘同学’，苏州话叫‘同屋’。”

姚珖使劲地：“同屋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同学中发出善意的嬉笑声。